

守护健康 一路有我

作为一名普通的口腔修复工艺技师，我们日常的工作主要就是制作义齿，俗称：假牙。无论是过去爷爷奶奶们佩戴的活动假牙，还是现在种植牙、全瓷牙，都是由专业的口腔修复工艺技师来亲手制作完成的。

从入职以后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活动支架组跟随王蔚虹老师学习的日子。王老师平时总是笑眯眯的，说话也是让人感到如沐春风，她的技术在全国业界内也是出了名的好，很多高难度义齿都出自于王老师之手。面对患者的种种需求，她总是悉心揣摩，最大限度地予以满足和实现。王老师总说，人家把牙交给咱们，咱们就要对得起人家。

有一天，医院来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，哥哥活泼开朗，弟弟却郁郁寡欢，小小的一个孩子，既不爱说话也不爱笑，原来，弟弟的牙齿先天缺失，该长的牙是一颗都没长出来，几岁的孩子像个没牙老奶奶一样瘪着嘴，全然失去了应有的童真。家长带着他辗转了多家医院，却因为义齿制作难度太大而屡屡遭到了拒绝。我院的医生特意请王老师到椅旁会诊，看着那孩子躲在大人身后怯生生的样子，又瘦又小，着实让人心疼。王老师二话没说，接下了这个疑难病例。

因为怕孩子幼嫩的口腔粘膜受到损伤，王老师专门为他制作了个性化口腔托盘，采集了格外精细的石膏模型。然而，这个孩子的口腔还是太小了，牙齿甚至不及成人的三分之一，根本没有适合的成品人工牙。为了让这套牙更适合这个

孩子，王老师就创新性地把标准牙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造。

五十多岁的王老师本患有严重的肩周炎，还记得那天，她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精雕细琢，不时端起放大镜，眯着眼，对着光，细细地磨，慢慢地看。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，酒精灯的火苗，无声地摇曳着，大大小小的工具摆满了一桌子。一颗又一颗，王老师伏案微弓着背，专注地研磨着手中的人工牙。这副画面，构建了我对本专业最初也是最深刻的认知。

终于，这副特制的微缩版全口义齿大功告成了！牙齿曲线生动活泼，牙龈色彩莹润自然，精美得仿佛跃动在指尖上的艺术品。当我看见两个孩子露出了一模一样的灿烂笑容时，我的心中除了震撼与钦佩，还有一份感动。

我曾偷偷问过王老师，为什么别人做不了的只有您能做，您有什么秘诀吗？王老师说，与其说是秘诀，不如说是习惯成自然，老一辈技师们留下的规矩，就是精益求精，严格要求自己。

听老师们说，解放初期，老百姓们亟需解决“没牙吃饭”的难题。老一辈技师就从最基本的咀嚼功能入手，技术空白，就反复钻研琢磨，缺乏工具，就自己动手改造。起初，只有塑料活动假牙，后来，八十年代开展了金属支架义齿，九十年代，又兴起了烤瓷牙。修复工艺制作中心，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；口腔医学技术专业，从一开始的心口相传、师傅带徒弟，发展成独立的学科、规范的学历教育。

如今，我轮转到了数字化制作组，现在的3D打印技术、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加工，都让义齿制作搭上了数字化高科技

的快速列车。

一个行业的发展，映射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脉络，凝聚着时代变化的气象万千。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强盛，从手工操作到数字科技，从亦步亦趋到逐渐走向世界前沿。

数十年的筚路蓝缕、栉风沐雨，变化的是科技水平的飞跃，是生产力的提升，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；数十年的继往开来、薪火相传，不变的是一代代口腔技师，以赤诚之心，以兢业之姿，用双手打磨光阴，用匠心铸造美好！

精益求精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这份流传下来的规矩，也始终被我牢记心间。

虽然我们的专业几乎不直接面对患者，每天接触的只是冰冷坚硬的石膏模型，但每一个模型都关乎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。我们用心雕琢的一件件义齿，寄托着老人们能正常吃饭的愿望，承载着孩子们能开怀大笑的自信，关系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专业，看不到我们的辛劳，但我的心中依然悄悄埋藏着一个梦想，将来，我要将这份工匠精神传承下去，雕琢美好，守护健康！





王蔚虹老师在制作义齿



王蔚虹老师在示教



作者信息：



刘畅 北京口腔医院修复工艺制作中心主管技师。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，2009 年于北京口腔医院工作至今。从事义齿制作及相关教学工作十年，带教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生数百名。曾主持申报并完成两项校级科研课题，于核心期刊发表数篇文章。曾参与全国口腔修复体制作工职业技能标准的制定，并参与编著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全国教材。2008 年汶川地震优秀志愿者，2020 年 7 月参加北京口腔医院核酸筛查队任小组组长，为北京市建筑工人群体进行核酸检测。